

醉在漓江

■ 吴铜俭

傍晚饭后，本想上网放松一下，偶然间看到了吕达余先生的《游漓江小记》，文字细腻，情感真挚，漓江的景致便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：船，江，青山，阳光，一切都那么美好，这些描绘刚好勾起我的记忆。依稀记得，2008 年因公出差路过桂林，阴差阳错地游览了一番漓江，至此那美妙的景色所带给我的震撼久久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，挥之不去。

正如吕达余先生描绘的那样，“一缕阳光打出山体的质感，半山有仙云缭绕其上。”漓江的山总是不拘一格，笔直的矗立在这天地间，与江水融为 一体，和云雾作伴，这些山或遥遥相望，或彼此依靠，或独树一帜，但不变的是，它们把“奇、秀、险”这样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，翠绿是它们的本色。北方的山粗狂，南方的山温婉，而漓江的山似乎把南方与北方结合了起来，大气而秀丽，刚硬又不失内涵。云雾在山 缭绕，依稀看见几只大鸟从山上呼啸着飞向远方，而山尖尖上的那一抹翠绿仿佛入了天宫，自顾自地享受天上的生活。

漓江的水也是美的，果真应了小学课文里的“清、静、绿。”这里的水仿佛静止了，其实它本来就远离喧嚣的都市，独自安于一隅，少了些世间的浮躁，安静淡雅。随着船行驶在这水面上，清凉的风迎面吹来，只觉得心里开阔了许多。虽然已经过了将近十年，我在这黄昏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。那时的我年轻许多，也有不少抱负与梦想，可面临这山水时，只觉得自已太过于渺小。在这山水间，我们的船就显得格格不入了。我掬一捧江水，只觉得清凉，透彻骨髓的凉，直击灵魂深处。透过指尖的水，仿佛触碰到了这漓江的魂。清的透彻，静的安谧，绿的浑然，这自然的力量可真是神奇，竟鬼斧神刀般雕刻出如此景致，我被这水的温柔迷得大醉，只想日夜与它相伴，抛却那些烦事。可终究容不得任性，我还是离开了。

从那次去过漓江，我就再也没去过，这样那样的事情总是阻碍了我出行的脚步，可是内心深处，总是一种声音在呼唤：“你应该去漓江看看，那里有我一直探索的答案。”我想，漓江给予我的不止是震撼，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冲击，在这里，我可以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宁静，思绪也会无比地开阔，没有生活的苦闷，也无工作的繁重，只享受自然，体会作为一个简单人的快乐。

只是偶然间看到吕达余的《游漓江小记》，我便可以追溯到些多年以前，游览过漓江的情形，原来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那样的情景，一直喜爱那样的生活。吕先生也被漓江所折服，所以才写了这篇文章，也让我有了这些感慨。思绪穿梭时空，我或许和吕先生一同到了漓江，一起看了景色。傍晚的随意一撇，既是对过去的缅怀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漓江，几次出现在我的梦中，仙雾缭绕，我不禁沉醉于那里。我想，是时候了，应该再去体验那不一般的景致与情怀了。

的石头，我的心又揪紧了。尤其是看到被巨石砸坏的大巴车和被滑坡阻断的道路时，我已经不敢确信能够安全地到达九寨黄龙机场了。然而，看到每隔几十米都站立着警察，任何危险的地方都有警察值守观察时，我却不敢认真地看他们，不然就会抽搐，就会揪心，就会泪流满面。路上不断有穿着诸如“陇南消防”“阿坝消防”“松潘消防”“成都消防”“武警”“特警”“公安”等制服的救援人员。他们要么用铲车，挖掘机清除山体滑坡滚落下来的障碍物，要么用铁锹、用手清除障碍物，要么不顾自己的安危认真观察情况、疏导交通。我的大女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用手机拍照，附上感恩文字发到朋友圈。到了九寨黄龙机场，我们同行的人给两位年轻战士热烈鼓掌，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与保护，几乎每个人都红了眼眶。我指着他们对女儿说：“他们就是我们的观音菩萨，是我们的恩人。”

9 日傍晚，我们一家顺利到达了成都。

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太渺小了，不比一粒尘埃；在地震面前，生死只是一瞬间。天崩地裂是可怕的，真情却弥合了崩裂的天地。我们能够有惊无险，因为有了爱。这里的爱，有我们家人之间的爱，有亲朋给予我们的关爱，有参与救援的消防官兵、武警官兵等同胞的大爱，更有我们伟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无所不包的伟大的爱。我真切地感到：离开亲人，我们心无所依；离开政府，我们忐忑不安；离开祖国，我们生死难料。让我们用真情真爱温暖人间！

天崩地裂见真情

■ (河南)冯大力

伏，弥漫着惊恐的气息。我和爱人紧紧拉着两个女儿的手挤进了嘈杂不安的停车场，惊魂未定地站着，感受着一次次余震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恐惧。我和爱人能够安慰孩子的，就是紧紧拥抱着她们，两个女儿紧紧地拥抱着我们一声不吭。大家忐忑不安地聚在停车场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内心充满惶恐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便携式喇叭响了起来：“我们拿过来了一些水，先发给老人小孩儿每人一瓶！其他人等一下！保证每个人都有！”我们分到了两瓶水、三条浴巾。这时已是深夜，皎洁的月光照射在人们身上，周围山体滑坡的声音“噼里啪啦”地不断传来，气温已经降到了几度，穿着短裤的我感到了忍受不住的寒冷，穿着裙子的不到九岁的小女儿在我的怀里瑟瑟发抖。我用浴巾包裹到小女儿的腿上，四个人把浴巾拉紧了披着，挤在一起互相取暖。这时，一位志愿者拿着便携式喇叭温情地给大家进行心理辅导：“请大家安静！别怕！主震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在停车场是安全的！我请大家不管是亲人、熟人还是陌生人，都请你们相互拥抱，给对方说‘我爱你！’只要我们心中有爱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；只要我们心中有爱，就能够驱散寒冷与恐惧。”她就这样边走边劝慰，人们真地安静了下来。过了近四个小时，

回味高考

■ 刘传俊

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馆》。先打草稿，而后誊在卷子上。当监考老师宣布时间还剩几分钟时，我还没有誊写完，急得手指尖发麻。索性脱掉棉袄披在身后椅子背上，潦潦草草飞速地誊写完最后一句，铃声响了，老师收走了我的卷子。此时，我才踮出一口气，像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完成了 一个优美动作般舒畅。考数学时，第一道公式题我就用了一半时间，直到老师说时间还剩一小时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一心想把那道题做出来，却忘了飞逝的时间。史地卷子有一道“黄河为什么是地上河”的问答题，我却南辕北辙地答成了西北部的“潜河”，成了心中永远的疼。等待录取的日子是难熬的。忽一日，初选通知下来，让我去体检。体检时，一大夫用听诊器听了我两次心脏，我怀疑身体有病，回到家就哭了，不思饭食。心想，如考试成绩



不理想，翌年可再考，一旦身体有病，恐怕此生再也与大学无缘了。

1978 年春的一天，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当看到了那张录取通知书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了一遍又摸了一遍……

报到那天，敞篷大卡车载着携带行李的我们，向学校所在地驶去，道路两边已出齐穗的麦子，在微风中向我们点头致意。

走出荒凉

■ (四川)暮雨

月亮在窗框里明亮了一下，呆了片刻，又游走了。两个人的爱情在寂静的夜色里启程。那夜，我的母亲便答应了与赵大成的婚事。

母亲在为她的婚事而忙碌着。他们把那间正房墙壁用白灰粉刷了一遍。再用多年来的积蓄买来一间木床，几件小花被褥，两个枕芯。一口木箱子。因为是再婚，母亲决定只请几个内亲及邻居。大家为结婚宴席准备着肉食菜蔬。小院边的磨子边，母亲在磨豆腐，她一边推着磨子，一边把和着水的黄豆添进磨眼里。那白花花豆腐和着水流绵绵滴落在磨槽里。母亲推得累了，她道：

“之红，宝红，过来推会儿磨。”

于是我和妹妹两个换去换来的推。我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推着，推了一会，力气用完了，脚也拖不动了。两眼昏昏花花。

“你两个休息会吧，我来。”这时，赵大成走过来道。

闻听此言，我和宝红像获得了解放似的，长吁了一口轻松的气，满心欢喜地走过一边歇息。

结婚那天，是个热闹的日子。母亲穿着一件红色收腰花袄。一根粗辫子辫在脑后。一大大而黑的眼睛笑意盈盈。赵大成穿着一件蓝色中山服。一条蓝色新裤子。剪着平头。微黑的皮肤上一双眼睛散发着善意的光芒。厨师在院子里架起锅灶，黄黄的火焰旺旺地燃着。那些鸡鸭鱼肉，绿色蔬菜堆满了菜板和簸箕。那些蒸笼上席里飘出令人馋涎欲滴的味道。人们来来去去，热热闹闹地瞧着新鲜，拉着家常。席席上，两位新人端着酒杯，敬着客人。大家彼此说着祝福客套的话。那天，对于我们三姊妹来说，是个很快乐的日子。我们穿着花布新衣服。张阿婆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她给我们三姊妹夹了很多好吃的。杏红更像个鬼鬼似的，她把那些好吃的卤鸡脚霸占在自己面前，一人津津有味地起劲地啃着。一双油腻腻的小手在桌上东抓西抓。宝红冷不丁从她碗里偷夹一个，她发现了，便大闹起来。

继父到我家后，我家便有了些生气。家里有了男人，一些重活儿便由他做，母亲便要轻松多了。

(2)结婚生子

相亲那天，母亲特意打扮了一番。乌黑的长发披散着，发上戴着一个白色的宽大压发。一件白底蓝碎花的衣服，一条蓝色裤子。那双眼睛带着淡淡薄薄的笑容。张阿婆带来那个男人叫赵大成。他三十多岁。中等个，皮肤黝黑粗糙，两只眼睛深陷着。穿一件旧青布衣服。他在那里静静地坐着。并不时四下里张望着。张阿婆满脸堆笑，对坐在身边的母亲和那男人道：

“秀文，大成，你们俩有没有意见？对这个事情还是表个态吧——大成呢，是个单身汉，可以入赘到你们家。”

“我没意见。”赵大成微微笑了笑，并用那双散发着灰暗的眼睛难为情地瞧了瞧母亲。

透过那人的外貌和贫寒的家底，母亲并不多喜欢他。但是，家里一向空落冷清，又缺少男劳力。母亲犹豫不决道：

“张姐，我再考虑一下吧。”

水井旁横卧着一棵大树，井里的水清幽幽地摇晃着。母亲用扁担勾着木桶，她摆动着扁担，装满了一桶水吃力地拉着。打好一桶水，又打好了另一桶。母亲端着水，扭动腰肢，摇摇晃晃地吃力走着。桶里的水装着晨光摇晃。一切景物都在晨光里醒来。扁担磨着母亲的肩，她觉得微微地痛。她气喘吁吁地不停地左肩换右肩。

“秀文，快放下，我来。”大成老远地走来，大声道。

“你来了。”母亲微红了脸，她放下扁担道。

赵大成挑起水桶迈开稳稳的步子走着。晨光里，两个晃动的人影默默地走着，身影越小。大而黄的月亮照着我家破旧的小院。微弱的煤油灯散发着旧时的光芒，那火焰忽儿抖动着乍明乍暗。小狗在屋檐下懒懒地吠两声。我在灶屋里一边烧锅，一边津津有味地翻着识字课本。母亲在菜板上淘米切酸菜。突然，她用一根黄荆条打了一下我的手臂，眼里闪着责备的光道：

“好好烧锅，别浪费我的柴。把那么多柴填进灶里。你看这么大烟，这些柴都没燃过，不可惜吗？”

我的眼里闪着委屈的泪花。我知道，别人家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刻苦读书，而我的母亲却不管不问。一放学，就叫我做这做

“嗯。”母亲吃力地看了我们一眼道，“你们站远点”。我们三姊妹便退到门槛上。随后，她大叫一声，双手死死抓住床架，用尽全身力气使劲挣着。突然，哇的一声，一个小小的孩子似乎落地了，母亲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地慌忙坐起来，一下接住了身下的小孩。就在这时接生婆到了。

“生了？自己接住的？”梁四梅问道。

“嗯。”母亲有气无力道，“开水烧好了的，医生。”

“好坚强的人！”梁四梅微笑道，“是个儿子——打开水来，我把器具消毒。”

听说是个儿子，继父眉开眼笑地打来开水。梁四梅开始消毒，剪脐带，包孩子。听着弟弟——赵金斗哇哇哭的声音，我们三姊妹围着弟弟，好奇地摸着他的脸、小手、小脚丫。接生婆做好了一切，父亲付了钱，便送她回去了。夜色里，手电筒的光在山崖上忽隐忽现。远处，隐隐传来一两声狗叫。我和宝红又赶紧给母亲煮涝糟鸡蛋。母亲抱着弟弟，看着他那皱巴巴的熟睡的小脸儿，她爱抚地亲了亲弟弟的脸庞。

过了两年，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——赵银斗。

(下周五请看:苦日子)

